

差异与意义

——语言哲学的 本体论阐释

姜永琢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差异与意义

——语言哲学的本体论阐释

姜永琢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文字编辑:王志茹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差异与意义:语言哲学的本体论阐释/姜永琢 著.—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1-018230-8

I.①差… II.①姜… III.①语言哲学—研究 IV.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3221 号

差异与意义

CHAYI YU YIYI

——语言哲学的本体论阐释

姜永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25

字数:194 千字

ISBN 978-7-01-018230-8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12

导言

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在《哲学的改造》英文版前言中就他的哲学改造方案写道:“把语言的先验语用学(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的观念整合到先验符号学的观念中去,我把后者认作第一哲学的一个新范式(在前康德的本体论和后康德的关于意识的先验哲学之后的第三个范式)。”^①他所提出的先验语用学主要基于符号学和解释学^②,目标是对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先验哲学”的改造,因为他认为先验问题,即人类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仍然是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他大致勾勒出了20世纪里现代语言学、符号学思想对哲学的渗透脉络^③,他的努力使哲学界对“语言分析”的范式更加自觉了。他说:“事实上,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像在今天那么紧密。也许乔姆斯基本人会说得更准确些:自从理性主义和浪漫派的语言哲学和‘哲学语法’被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和所谓现代经验描述语言学取代以来,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像在当代这样紧密。”^④也就是说,自从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后,二者的关系在当代再一次紧密起来。阿佩尔从这个关系的哲学一端看到,若没

① 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解释学(Hermeneutics)与符号学毗邻,它用“我们说”替代古老的“我思”,由此强调语言的透明度、意义的优先地位和对话的主体间性。

③ 阿佩尔更重视的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是现代哲学中的语言思想,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等。他对美国的符号学和现代语言学尤感兴趣,皮尔士、莫里斯的符号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他都撰长文探讨过。

④ 《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与当代哲学:一个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载[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有现代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的思想方法,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转换语法理论是不可设想的,并且我们必须要在三种哲学形式,即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解释学-辩证法哲学中,对乔姆斯基的思想进行定位。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从这个关系的符号学一端看到,他所探讨的符号、意义、隐喻、象征和代码这五个论题,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有关语言哲学的任何探讨的中心论题^①。

事实上,这种联系在哲学史上也是明确的,柏拉图(Plato)《克拉底洛篇》专门探讨词与物的关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工具论》谈的全是语言范畴问题,约翰·洛克(John Locke)《人类理解论》最后一章中说人类的全部认识范围都可化为物理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今天还有更多的哲学家在对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思考中澄清了很多形而上学及伦理学问题的基础,都说明诸多优秀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从未离开过语言学或符号学的研究^②。现代普通语言学和一般符号学,如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思想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埃科关于一般符号学的思想,都具有很强的哲学品性,他们提出的一般范畴可以在哲学中得到直接的呼应。符号学所提出的东西一般不会割断思想与过去的联系,往往通过对语言或符号形式的重新解读实现一种思想上的新的审视,这一方法的精神已经在哲学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这样的符号学,实际上是符号哲学,虽然索绪尔的手稿中还常常声称他不做哲学思考。

法国是符号学的重镇,同时法国哲学也深受符号哲学的浸染,甚至整个欧陆哲学都笼罩在索绪尔及其之后的符号学思想中。从索绪尔到埃米尔·

① [意]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古希腊斯多噶主义者,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中国的名家公孙龙、惠施及讨论名学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很多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问题。

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语言-符号学已奠定了后来的巴黎符号学派^①的认识论基础,同时也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雅克(Jaques Lacan)、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后现代思想家准备了方法论武器。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在整体上对世界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来看,20世纪西方居首位的三大理论性思潮为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②。结构主义始终是一个集合名词,其中各种思想所关心的领域差别甚大,但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即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的首要标准就是发现和承认第三种秩序,或曰第三个领域,即象征。’(德勒兹:《如何识别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用这种方式修正了形而上学对于语言的轻视。因为传统哲学将语言只看作符号仓库,主体可以自主地支配它,然而结构主义则反思系统自身的自主性,这个系统主导着言说的愿望,使主体受制于它——与主体的拉丁文‘subiectus’词义相符。”^③

结构主义虽然强调一种结构的超验性——既非理性,又非感性,但意义是结构背后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参考值,结构主义符号学倾力研究的就是意指问题。不过,现象学中的符号意指(signification)理论本身也是现代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指不是严格语言学的场所,却是典型的符号学场所,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在其《结构语义学》一书中主张把符号学定义为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把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语言和符号的界限相当模糊,在很多哲学家的头脑里,广义的语言和广义的符号都是彼此包含的,所以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在符号学中实际上变得可有可无。在符号学中,对语言符号的分析有一种重要的分歧,

① 格雷马斯是巴黎符号学派的代表,他被认为是“在意指研究方面真正继承了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思想的人”,详见[法]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22页。

② [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德]英格博格·布罗伊尔等:《法意哲学家圆桌》,叶隽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即一开始就进行三元关系的分析,还是进行排除了作为外部世界的客体化事物的二元关系分析^①。索绪尔把外部世界搁置起来,即从言语中抽离出语言,但他关于语言的研究日后却重新成为看待世界的有力武器,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他们都不过是把对语言的认识重新放回世界中,形成了对旧的世界观的极大批判力量。相反,皮尔士没有将符号与其所涉及的世界割裂,却未能发展出更有力的批判武器。

但是符号学一直处于哲学的边缘地带,在中国尤甚。分析哲学中对语言的认识与符号学大相径庭,前者把语言当作由固定的现成的音义结合体形成的自足的整体,后者却对语言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从索绪尔关于“语言中只有差异”的论述到各种符号理论关于意义的生成和表征,无一不说明人类的符号活动的无限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公认符号活动至少能够扩展到意识或认知发生处。为显现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约翰·迪利(John Deely)要为“一项已经完工的庞大工程写份摘要”,即“把当代符号学充分放置在作为整体的哲学史视野之中,展现它从古希腊爱奥尼亚的源头到新近成长为符号学—符号学说的整个历程”^②,不过,这也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伟大事业。本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中选择差异和符号意义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达到贯通符号学和哲学中的差异理论之目的,奠定差异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并将差异哲学逻辑地扩展至意义本体论,进一步推动哲学与符号学的融合。

本书所研究的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在国外已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是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索绪尔的私邸内发现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手稿,后存入日内瓦国立大学图书馆,直到2002年被整理出版,这在世界学术界掀起了新一轮的索绪尔研究热。2002年以来,索绪尔研究院已经举办了3次国际研讨会,《索绪尔专刊》(Saussure, Paris: L'Herne, 2003)

① 皮尔士的符号分析中有一系列的三元关系区分,如载体、意义和对象,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二元关系,即能指和所指。

②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The Quasi-error of the External World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Semiotist" and a "Realist"*, South Bend: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2.

收录了近30位不同学科的索绪尔研究专家的论文。《普通语言学手稿》法文版于2002年出版,德文版于2003年问世,意大利版于2005年发行,中文版于2011年终于出现了,于秀英将法语原版翻译成中文,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思想由两个相当不同的部分组成,国外哲学尤其是法国哲学特别看重其中的差异思想,而国内学术界却过于集中围绕着“语言是符号系统”的断言展开研究。关于差异哲学的中文研究资料,近些年也引进颇丰,如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著作残篇,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著作残篇,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德里达、梅洛-庞蒂的各种著述,德勒兹(Gilles Deleuze)、拉康的作品等也都有中文版。20世纪法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就是“差异”,但此前它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康德哲学传统中的主要范畴,传统哲学一般是在“同一”的名义下顺便谈谈“差异”^①。20世纪的法国哲学却打破了这个传统,将“差异”作为它们的灵魂。德勒兹首倡“差异哲学”,但他认为对差异哲学做出最大的贡献的是柏格森^②。柏格森认为他的先驱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本性的差异,他将绵延、记忆、生命冲动组成了差异概念的三个显然不同的方面,“绵延是与自身的差异;记忆是差异的不同程度的共存;生命冲动是差异的区别。这三个步骤界定了柏格森哲学的系统结构”^③。但是柏格森的差异观念过于冥想化了,成为又一个本体论的伪概念,对德里达、利奥塔等人来说,差异思想之源却在符号学,即索绪尔关于“语言中只有差异”的思想。国内学界对于差异思想的源起,也就是对符号学的差异观几乎没有任何涉猎,更没有可能很好地理解符号哲学中的差异机制及其对法国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影响。如人们很可能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概念划归“同一”之列,也许海德格尔在表述中存有漏洞,但他的初衷是把“存在”看作存在与存在

① 连海德格尔都还在说着“同一与差异虽然共属一体,但差异来自同一之本质”。详见[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页。

② Gilles Deleuze, “Bergson's Conception of Difference”, in *The New Bergson*, John Mullarkey ed.,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3—64.

③ [法]德勒兹:《柏格森的差异观念》,载《游牧思想》,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者之差异的存在。在这一初衷里,差异的确是“存在”的前提,如果我们懂得符号哲学视野中的差异,就能充分了解这一存在论之差异的重要性。

本书考察差异思想因循两条脉络:一是从希腊哲学传统到柏格森的差异思想,再到德勒兹对差异哲学的进一步阐发;二是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差异思想,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拉康的“能指链”理论、利奥塔的符号厚度理论等,在这条脉络中符号哲学的精神蕴含其中。《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中有“difference(差异)”的专门词条。

“差异”(difference)这一术语从拉丁文的 differre 一词衍生而来,其字面意义为偏向不同的方向;由此引申为散开、播散、推迟或拖延(dif-有分离的意思,ferre 意为延伸)。与之对等的希腊语词 diapherein 有着相同的意义(dia-有分离的意思,pherein 意为延伸)。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差异”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地、还原性地被界定,部分原因在于“差异”所命名的对象构成了所有区别性的基础和可能性,因而成为所有分类与定义的基础和可能性……^①。

在语言本体论的视野中,差异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显现,从差异到意义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哲学几乎还没有把这一过程当作独立的部分来研究。在哲学中,意义问题却经常超出符号学的范畴,意义理论甚至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专题研究领域。在一些意义理论和关于语言符号概念的哲学探讨中,也萌生了与差异思想一致的观点,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说、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 Dowell)的“概念性能力”等,但在差异哲学的观照下,意义理论尤其是现象学的意义观的局限被放大了,也许这使之有可能带来重建的机会。关于意义的哲学研究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但比较集中的探讨却发生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 20 世纪后半叶,以致“对意义的关注成了英语哲学家的职业病”(吉尔伯托·赖尔)。各种意义问题的落脚点只能是

^① [美]维克多·泰勒、[美]查尔斯·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章燕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0 页。

符号或语言。与其说哲学家们关注语言,不如说关注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个公设,直到晚近此公设才有所动摇,出现了语言建构世界的思想,如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一书中所呈现的。多数哲学家们都把意义看作世界内容的镜像,即意义是对世界的认识与表达。这样的“意义”属于认识论的意义,意义作为手段,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语言本身就参与世界的建构时,世界就成了意义的世界,在意义之外并无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也是意义的存在,舍此无他,意义应被提升至本体论的地位来探讨。差异哲学并不必然被赋予反形而上学和传统本体论的使命,也可以用改造本体论的方式与本体论相联系,本书将论证从差异到意义就是属于这一联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蒯因(Quine)重提本体论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我们将阐明存在、意义与差异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目前国外关于意义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营,语言学以及符号学的意义研究至今未能有效地引入哲学,这无疑将钳制哲学的发展,因为哲学的语言研究对象不应该只局限于科学语言、人工语言或日常语言,而理应包括所有可能性的语言,如诗歌语言、隐喻性语言等创造性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是将语言学结构主义进行哲学化的第一人,但对意义问题涉及不多,反而是符号学家埃科更深入地将符号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探索意义的生成机制。本书对差异和意义的符号哲学研究自觉地与世界哲学学术前沿进行对话,也正视形而上学的衰退局面,无意于挽救或继续批判,但是或将促成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和解。同时,本书的研究课题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多样,可为其他相关哲学课题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借鉴。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差异哲学的源流”,主要探讨以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为例的古希腊哲学中的差异思想,现代差异哲学的主要倡导者德勒兹的理论以及他对柏格森的解读,初步建立差异、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从第二章“‘差异’的符号哲学内涵”开始探讨差异思想的第二条脉络,重点揭示符号和语言所体现的负性差异之本质、语言系统的特征,并充分论

证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本性,从而引出差异与对立、系统等之间的关系。

在第三章“从差异到意义”里,主要探讨从负性差异到“正”的概念的产生过程,其中价值、同一性是关键,意义产生的内在机理是在同一性单位的想象中,负性差异的水平关系向垂直关系的不断转变。本章还探讨麦克道威尔“概念性能力”的符号哲学内涵,概念性能力实际上就是语言系统的对立差异运作的具体表现。意义表征同样在差异的层面运作,包括二度符号化、元语言表征和话语中的意义表征。

第四章“意义理论批判”,旨在以差异思想观照哲学中的各种意义理论,发现其问题所在及其局限。在对意义的外延与内涵的批判中,指出自然主义视角是意义外延理论的主要缺陷,而意义内涵理论一般也抱残守缺,只是看到日常语言约定俗成的意义状态。

第五章“本体论:存在、意义与差异”,探讨的重点从意义表征过渡到意义本体论,发掘语言本体论中的差异思想,辨清本体论与本体论承诺的区别,阐明意义本体论的内容及其对本体论承诺的超越性,并将存在、语言、意义等多元本体论中的视角统一在差异主题之下。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差异哲学的源流	9
第一节 巴门尼德的另一副面孔	10
第二节 赫拉克利特的“正反一体”语式	15
第三节 现代差异思想	20
第二章 “差异”的符号哲学内涵	28
第一节 符号作为差异	29
第二节 差异与系统	43
第三章 从差异到意义	65
第一节 负性差异与“正”的概念	66
第二节 意义的表征模式	90
第四章 意义理论批判	112
第一节 意义的外延与内涵研究	113
第二节 语言表象论	120
第三节 意识哲学的意义理论	127
第五章 本体论:存在、意义与差异	145
第一节 本体论与本体论承诺	146
第二节 存在与语言	152
第三节 意义本体论的“多”与“一”	164
结 语	174

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91

导言

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在《哲学的改造》英文版前言中就他的哲学改造方案写道:“把语言的先验语用学(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的观念整合到先验符号学的观念中去,我把后者认作第一哲学的一个新范式(在前康德的本体论和后康德的关于意识的先验哲学之后的第三个范式)。”^①他所提出的先验语用学主要基于符号学和解释学^②,目标是对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先验哲学”的改造,因为他认为先验问题,即人类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仍然是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他大致勾勒出了20世纪里现代语言学、符号学思想对哲学的渗透脉络^③,他的努力使哲学界对“语言分析”的范式更加自觉了。他说:“事实上,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像在今天那么紧密。也许乔姆斯基本人会说得更准确些:自从理性主义和浪漫派的语言哲学和‘哲学语法’被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和所谓现代经验描述语言学取代以来,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像在当代这样紧密。”^④也就是说,自从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后,二者的关系在当代再一次紧密起来。阿佩尔从这个关系的哲学一端看到,若没

① 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解释学(Hermeneutics)与符号学毗邻,它用“我们说”替代古老的“我思”,由此强调语言的透明度、意义的优先地位和对话的主体间性。

③ 阿佩尔更重视的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是现代哲学中的语言思想,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等。他对美国的符号学和现代语言学尤感兴趣,皮尔士、莫里斯的符号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他都撰长文探讨过。

④ 《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与当代哲学:一个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载[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有现代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的思想方法,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转换语法理论是不可设想的,并且我们必须要在三种哲学形式,即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解释学-辩证法哲学中,对乔姆斯基的思想进行定位。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从这个关系的符号学一端看到,他所探讨的符号、意义、隐喻、象征和代码这五个论题,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有关语言哲学的任何探讨的中心论题^①。

事实上,这种联系在哲学史上也是明确的,柏拉图(Plato)《克拉底洛篇》专门探讨词与物的关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工具论》谈的全是语言范畴问题,约翰·洛克(John Locke)《人类理解论》最后一章中说人类的全部认识范围都可化为物理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今天还有更多的哲学家在对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思考中澄清了很多形而上学及伦理学问题的基础,都说明诸多优秀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从未离开过语言学或符号学的研究^②。现代普通语言学和一般符号学,如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思想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埃科关于一般符号学的思想,都具有很强的哲学品性,他们提出的一般范畴可以在哲学中得到直接的呼应。符号学所提出的东西一般不会割断思想与过去的联系,往往通过对语言或符号形式的重新解读实现一种思想上的新的审视,这一方法的精神已经在哲学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这样的符号学,实际上是符号哲学,虽然索绪尔的手稿中还常常声称他不做哲学思考。

法国是符号学的重镇,同时法国哲学也深受符号哲学的浸染,甚至整个欧陆哲学都笼罩在索绪尔及其之后的符号学思想中。从索绪尔到埃米尔·

① [意]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古希腊斯多噶主义者,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中国的名家公孙龙、惠施及讨论名学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很多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问题。

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语言-符号学已奠定了后来的巴黎符号学派^①的认识论基础,同时也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雅克(Jaques Lacan)、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后现代思想家准备了方法论武器。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在整体上对世界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来看,20世纪西方居首位的三大理论性思潮为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②。结构主义始终是一个集合名词,其中各种思想所关心的领域差别甚大,但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即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的首要标准就是发现和承认第三种秩序,或曰第三个领域,即象征。’(德勒兹:《如何识别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用这种方式修正了形而上学对于语言的轻视。因为传统哲学将语言只看作符号仓库,主体可以自主地支配它,然而结构主义则反思系统自身的自主性,这个系统主导着言说的愿望,使主体受制于它——与主体的拉丁文‘subiectus’词义相符。”^③

结构主义虽然强调一种结构的超验性——既非理性,又非感性,但意义是结构背后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参考值,结构主义符号学倾力研究的就是意指问题。不过,现象学中的符号意指(signification)理论本身也是现代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指不是严格语言学的场所,却是典型的符号学场所,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在其《结构语义学》一书中主张把符号学定义为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把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语言和符号的界限相当模糊,在很多哲学家的头脑里,广义的语言和广义的符号都是彼此包含的,所以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在符号学中实际上变得可有可无。在符号学中,对语言符号的分析有一种重要的分歧,

① 格雷马斯是巴黎符号学派的代表,他被认为是“在意指研究方面真正继承了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思想的人”,详见[法]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22页。

② [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德]英格博格·布罗伊尔等:《法意哲学家圆桌》,叶隽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即一开始就进行三元关系的分析,还是进行排除了作为外部世界的客体化事物的二元关系分析^①。索绪尔把外部世界搁置起来,即从言语中抽离出语言,但他关于语言的研究日后却重新成为看待世界的有力武器,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他们都不过是把对语言的认识重新放回世界中,形成了对旧的世界观的极大批判力量。相反,皮尔士没有将符号与其所涉及的世界割裂,却未能发展出更有力的批判武器。

但是符号学一直处于哲学的边缘地带,在中国尤甚。分析哲学中对语言的认识与符号学大相径庭,前者把语言当作由固定的现成的音义结合体形成的自足的整体,后者却对语言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从索绪尔关于“语言中只有差异”的论述到各种符号理论关于意义的生成和表征,无一不说明人类的符号活动的无限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公认符号活动至少能够扩展到意识或认知发生处。为显现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约翰·迪利(John Deely)要为“一项已经完工的庞大工程写份摘要”,即“把当代符号学充分放置在作为整体的哲学史视野之中,展现它从古希腊爱奥尼亚的源头到新近成长为符号学—符号学说的整个历程”^②,不过,这也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伟大事业。本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中选择差异和符号意义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达到贯通符号学和哲学中的差异理论之目的,奠定差异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并将差异哲学逻辑地扩展至意义本体论,进一步推动哲学与符号学的融合。

本书所研究的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在国外已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是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索绪尔的私邸内发现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手稿,后存入日内瓦国立大学图书馆,直到2002年被整理出版,这在世界学术界掀起了新一轮的索绪尔研究热。2002年以来,索绪尔研究院已经举办了3次国际研讨会,《索绪尔专刊》(Saussure, Paris: L'Herne, 2003)

① 皮尔士的符号分析中有一系列的三元关系区分,如载体、意义和对象,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二元关系,即能指和所指。

②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The Quasi-error of the External World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Semiotist" and a "Realist"*, South Bend: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2.